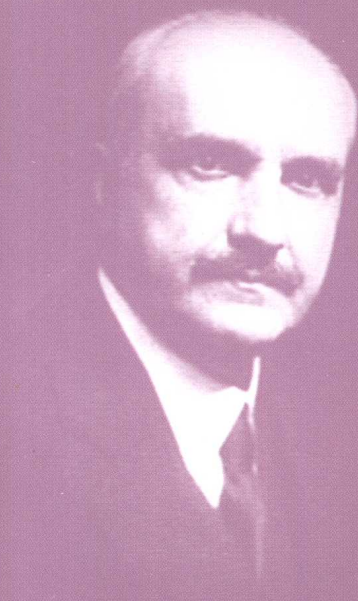


未名译库 | 桑塔亚纳文丛

George Santayana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

Sc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一个哲学体系的导论

Introduction to a System of Philosophy

[美] 乔治·桑塔亚纳 著 张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712/3

未名译库 | 桑塔亚纳文丛

2008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

Sc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George Santayana



一个哲学体系的导论

Introduction to a System of Philosophy

[美] 乔治·桑塔亚纳 著 张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一个哲学体系的导论 / [美] 桑塔亚纳著; 张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7
(未名译库·桑塔亚纳文丛)

ISBN 978-7-301-13983-7

I. 怀… II. ①桑…②张… III. 桑塔亚纳, G. (1863 ~ 1952) — 哲学思想
IV. B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1848 号

书 名: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一个哲学体系的导论

著作责任者: [美] 乔治·桑塔亚纳 著 张 沛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983-7/B·07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1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这里又是一个哲学体系。假如读者忍不住想笑的话，我保证我会和他一起笑，并且打包票我的体系——本书就是关于它的一个重要导论——在精神和意图方面都与“体系”这个词的通常含意有很大不同。首先，我的体系既不属于我本人，也不是新的。我只是试着替读者表达他在笑的时候所诉诸的原理。尽管他公开表现出的是人云亦云的信念，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存在着某些他坚信不移的东西，而我将以此为基础同他们进行友好的交流。我对正统思想抱有极大的敬意；不过这不是流行于特定学校或国家、每个时代都不一样的那些正统思想，而是普通人在情感上和实践中处处都要维护的那种正统思想。我认为粗顽的常识在技术上比专门的哲学流派更为健全，因为各派哲学都窥到一部分事实而渴望从某个细节出发来了解全体，但他们在急于找寻解决全盘问题的关键时忽略了另外一部分事实，并且对这样的困难估计不足。我对一切好高骛远的猜测都表示怀疑，对人类的古老偏见和日常观念——它们表达得很差，但是有根有据——感到同

情，这就让我行动起来了。如果说我对事物的看法有什么新意的话，它无非是赋予日常信念更为精确、周详的形式而不给诡辩可乘之机罢了。我并不假装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或原点，也不佯装自己界定了宇宙的外围。我只是像动物在探险和幻想时也许会做的那样围攻真实，先从一个地方攻击它，接着再从另外一个地方攻击它，同时希望现实不至于和我的现实经验一样简单，而是要宽广、复杂得多。我在哲学中所站的立场就是我在生活中所站的立场；不这样做我就不够诚实。我接受同样五花八门的见证，尊重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样本能地做出猜测，并承认自己被同样的无知所包围。

因此，我的体系绝不是什么“宇宙体系”。我所说的存在的领域(The Realms of Being)并非是宇宙的各个部分，也不是浩瀚的宇宙全体：它们只是我所发现的一些事物的主题或范畴，它们（至少在我自己看来）迥然有别而值得辨析。我不知道在整个宇宙中有多少事物可以归入这些主题，也不知道是否存在其他存在领域；对于后者我无缘接近，从我个人对世界的观察中也未能区别出它们。和语言一样，逻辑既属于自由的建构，也是一种用符号表示的现有事物多样性的方法；鉴于个人的形体和习性，某些语言对他来说可能比另外一些语言更加美好和方便，但坚持说只有自己的母语才是理性的、正当的，这就是爱国者的愚蠢热情了。就与其表达的事实是否完全一致而言，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是正好对头的，但就它们忠于这些事实而言——就像翻译忠于原文一样——却是如此。我所做的工作是用那些提供给我的术语直接进行思考，清除学术名词对心灵的影响而使之摆脱各种人为因素的束缚；但是我并不强求任何人按照我的想法来思考问题，如果他偏爱

其他人的看法的话。如果有可能，让他把自己灵魂的窗口擦得更明净一些吧，这样，美好而多样的景象就可以更加明媚地展现在他面前。

此外，除去该词用于嘲讽的文学意义，我的体系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它包括很多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一些尝试着提出的改进，例如“本质”说，对大众来说不太熟悉；同时，我也不会因为自己根本不喜欢辩证法或鄙视非物质性的事物便否认它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我所谈的正是本质、真实和精神这些非物质性的东西。但逻辑、数学和文学心理学（当它坦率地说就是文学的时候）并不是形而上学，尽管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物质性的，而且它们应用于现实事物时往往也很成问题。就其本义而言，形而上学是辩证的自然科学，或是通过逻辑、道德或修辞建构来断定事实的一种尝试。它由于混淆了各个存在领域方才出现，而这里则正是我特别留意区分的地方。它既不是自然科学的思辨，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或真正的文学，而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著作中首次使用该术语时所指的——三者的混合杂糅，赋予观念性实体以物质的形式，将和谐转化为力量，并把自然的事物消融在论述话语中。对自然界的思辨，如爱奥尼亚哲人所做的那样，并不是形而上学，而仅仅是宇宙论或自然哲学。在自然哲学问题上，我是一个坚定的物质论者——看来也是现在唯一在世的物质论者；而且我很清楚，观念论者喜欢把物质论也悻悻地称作形而上学，从而把它纳入自己的体系。尽管如此，我的物质论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我并不声称自己知道物质本身是什么，对于那些自由思想者（*esprits forts*）——他们生活堕落，认为宇宙一定是由骰子和台球而非其他任何事物构成——的预测也缺乏信心。我等待着科学研究者来告诉我什

么是物质，只要他们能够发现；如果他们最终得出的概念抽象而模糊，那我也丝毫不会感到吃惊或者不安：我们对事物的观念远离我们的感觉，它们除了是些图式之外又能是什么呢？但不论物质是什么，我都老实不客气地把它称作物质，就像我虽然不知道史密斯、琼斯这些熟人的隐私而照样称呼他们一样：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必然呈现自己的各个方面，并且经历主要充斥世界的事物的种种活动：如果说相信自然中存在隐而未彰的东西和运动就是形而上学，那么一个削土豆的厨娘也是形而上学家了。

最后，我的哲学体系自然是在同时代人的攻击下形成的，但它不属于流行思潮的任何一个方面。我根本无法真正接受时下形象的热爱者们反对理智的做法。我和他们一样热爱形象，但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当我们真正做事时，并不能完全相信形象。我也欣赏构成哲学史的其他改革与反叛。我很重视他们相互之间的尖锐批判和他们的某些发现；问题是他们每一个人又都否认或忘记了一条远比自己的理论更为重要的真理。最初的哲学家——生活和自然的原生观察者——做得最好；而在“人和宇宙”与“人的精神和宇宙”这一主要问题上，我认为只有印度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以及斯宾诺莎的观点是正确的。促使我将目光从今日的哲学混战投向远方的，并不是因为不愿做一名信徒：如果他们能向对方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也会愉快地向他们每一个人学习。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努力保留每个人的有价值的洞见，按照自然的尺度把它们还原，并且使它们各就其位；这样，我在逻辑和道德哲学方面可说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而我打算沉湎于浪漫独白时则是一名超验论者。肯于吸取大师们的意见并不一定走向兼容折中。一切景象

都让我们看到了同一片树林，而一幅公正、准确的地图只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投射法和字体风格来绘制。全部已知的知识都能用任何一门语言来表达，虽然每种语言的语音和诗意可能难以传达；正如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在思辨问题上我对英格兰思想缺乏共鸣而我满足于用英文来写作一样，尽管我对欧洲哲学传统中的修辞式形而上学、人道主义和入世思想没有什么敬意，但我仍然满足于跟随这一传统。

有一点我确实感到十分遗憾，即我未能从同代人的指引中获得益处。现在自然哲学与数理哲学研究蓬勃发展，产生新体系——古希腊时代以来不曾出现过的、匠心独运而又兼容并蓄的哲学体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也许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信奉一种可以和赫拉克利特、毕达格拉斯或德谟克利特的宇宙论相提并论的真正宇宙论。我预祝这些体系取得成功；假如我中意于沿袭或预见他们的运作方法，我也会采纳他们的成果，这些成果一定是美好而又富于教益的。但今天我们所见者都只是试验性的、晦涩含混的，并且为恶劣的哲学所混淆，结果根本无法分清哪些部分有道理，哪些又只是个人的胡思乱想。假如我是一名数理学家，无疑我会用代数符号所表达的综合或逻辑体系来自娱自乐（如果不是用来取悦我的读者的话）。不管好坏，我是一个无知的人，差不多是个诗人，我只能用众人皆知的东西来宴请大家。幸运的是，建立我的基本信条不一定需要精确的科学和渊博的著作，而这些东西也并不能声称自己拥有比实际更高的价值：它们都得依赖公众经验（public experience）。为了证明它，只需星辰季候、动物群落、生与死、城邦与战争的景象就可以了。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已经在各个时代与国家为我的哲学提供了依据；发现它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智

慧，相反，它需要的只是坦诚和勇气罢了。当人类的灵魂怯懦不前或感到惶惑时，学识并不能把他们从迷信中解救出来；而没有学识，明见和真诚的反思也能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并且从想象的伟力中看出真理的边际。生活在过去或未来，我的语言和借助的知识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我在哪一处天空下出生，既然天空是相同的，我都会拥有相同的哲学。

作者简介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 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和诗人, 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理想主义—自然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 一生著述宏富, 代表作品有《理性的生活》、《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存在的领域》等。

译者简介

张沛: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章 并不存在批判的第一原则	1
第二章 教条与怀疑	5
第三章 反复无常的怀疑主义	9
第四章 对自我意识的质疑	18
第五章 对偶然性的质疑	24
第六章 最终的怀疑主义	30
第七章 不存在任何给定物	38
第八章 支持这项结论的一些权威观点	45
第九章 发现本质	61
第十章 这一发现的若干用途	71
第十一章 批判的分水岭	91
第十二章 归在本质名下的同一和绵延	100
第十三章 对证明的信仰	106
第十四章 本质与直觉	114
第十五章 对经验的信仰	122
第十六章 对自我的信仰	132
第十七章 记忆的认知诉求	137

第十八章	知识是经过符号中介的信念·····	149
第十九章	对实体的信仰·····	165
第二十章	对实体信仰的某些反驳·····	174
第二十一章	动物信仰的升华·····	193
第二十二章	对自然的信仰·····	210
第二十三章	自然具有活体性的证据·····	216
第二十四章	文学心理学·····	227
第二十五章	隐含的真理存在·····	236
第二十六章	精神的洞察·····	245
第二十七章	与其他认识批判的比较·····	261
本书所用术语英中对照表·····		281
桑塔亚纳生平与著作年表简编·····		287
译后记·····		291

第一章

并不存在批判的第一原则

哲学家往往被迫按照史诗诗人的做法从事情的中途 (in medias res) 开始。就算事物的起源——如果事物有起源的话——能够揭示，我也只有在很长一段路之外才能看到它们的起源；必须在太阳运转许多周之后，我才能迎来自己的第一个黎明。阳光出来便掩盖了烛光。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事物之源或演化起始的简单形式，而只是千差万别的品类流行。这样的话，无论人们在何处与之邂逅，只要他的腿脚坚持得住，那么加入并追随这一进程并不会导致任何损失。每个人都可能看到它的一个典型片断；即使他看到更多的事物，也不会对事物有更好的理解，而只是有了更多的东西去解释。这样一来，理解或解释事物就变得很荒诞了，但这种观念却是从当代流行的假设或经验得来的，大致讲便是事物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从更简单的事物中发展而来的：面包可以烘烤，而面团与炉火一起参与了面包的烘烤。这一件事足以树立起关于起源和解释的观念，而且根本不用暗示面团与火炉本身为基本事实。于是，一名哲学家完全可以致力于发现世界的演化

一些尽量简单化的公理和规定与活生生的话语很不一样。

中发生的事情 (episodes of evolution)：父母和子女、风暴与沉船、激情与悲剧。如果他从半途开始，他仍会求起步于某一事物的开端处，而且也许不会比他能找得到的任何开端更是个开端。

另一方面，上面整个假设或许都是错误的。事物也许曾经具有简单的雏形，也许具有简单的基本成分。如果是这样，哲学家就有责任来证明这一事实，即在现有的复杂事物中发现它们是由简单形式或成分构成的证据。但在证明这一点时，他同样也会从中间开始，而且只有在分析结束时才会找到起源或基本成分。

这和话语的第一原则的情况很相似。这些第一原则根本无法发现，即使能被发现，也只是在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并在揭示它们的探索中应用了很长一段时候之后。一种逻辑愈有力，它的第一原则也就愈少而简单；但在发现这些原则并从中推导出其他原则时，如果这些原则使实际话语具有说服力，它们必须首先被无意识地加以运用；这样，心灵就必须相信目前的假设，不仅发现它们符合逻辑时要相信它们——即通过更多未加质疑的一般性假设证实具合法性——而且在发现它们是任意而武断的时候也要信赖它们。

确实，一些尽量简单化的公理和规定与活生生的话语很不一样，它们从半空中立论，并随心所欲地由此进行推论；但是这种纯逻辑毫无用处，除非我们发现或假设话语或自然确实遵循了它的规则；实际上，人类的理性思考并不是对第一原则进行推论，而是依靠心灵形成的松散习惯，上述原则充其量也只是事后用理想化的形式来展现这些习惯的做法。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的思想赤裸裸地走进完美逻辑的竞技场，也许我们能获取令人瞩目的辩证法成就；但这一成就

只会增加而绝不会简化自然的复杂性。那时，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除了其他种种可笑举动之外，还会包括逻辑学家以及他们的游戏。如果我们出于偶然转向变动不居的事实，通过分析而发现它们遵循着那个理想性逻辑，我们同样会起步于我们发现的事物的大体状况，而非第一原则。

附带说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统摄自然或人类话语的逻辑是有说服力的；与其在自然界中的例证相应，这种逻辑仅仅是对现实秩序的心理或历史描述；而当纯逻辑最终——即最近——被清晰建构起来时，它马上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必要的实际指导作用，而仅仅成为向本质领域进发的偏离目标的一次征程。

在人类信仰的纠缠中（这往往表现于谈话和文学）更容易把强制性因素以及更有选择余地、更有争论可能的因素区分出，前一种因素被称为“事实”或“事物”，后者被称为“显示”或“阐释”；这并非我们称作“事实”的东西绝对不可质疑或者是由直接所予物 (immediate data) 所构成，而是在向“事实”前进时，我们很快就能停下来并且感到不会受批评。把传统信念化约为它们所依据的事实——无论这些事实在其他方面是如何可疑——即是为知识心 (intellectual conscience) 清除了自发的或可以避免的假象。如果我们所说的事实仍然欺骗了我们，我们觉得问心无愧；只要我们能设法避免承认它是事实，我们就不应称之为“事实”。将传统信念化约为对事实的承认，这就是经验论对知识的批判。

这种批判越是激烈，它对我产生的影响越是彻底，我发现的东西和我曾经自认为了解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也就越是明显。但假如这些朴

当时是什么样的阐释原则、虚构倾向和推论习惯在我身上发生作用的呢？如果在这些事实中无有一物能证明我的信念是正确的，那么在我身上必然有什么东西促发了这些信念。

素的事实是我当初必须依赖的东西，那么我又是如何得到那些古怪结论的呢？当时是什么样的阐释原则、虚构倾向和推论习惯在我身上发生作用的呢？如果在这些事实中无有一物能证明我的信念是正确的，那么在我身上必然有什么东西促发了这些信念。梳理并精确表达这些主观的阐释原则便是对知识的先验批判。

在康德及其追随者手中，先验批判是非怀疑主义者所使用的怀疑工具。与之相应，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引入许多未加批判的假设，诸如每个人必然都具有同样的虚构倾向，它们促使人们接受的自然、历史或心灵的概念便是这些论题的正确的或标准的概念，在上述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包罗万象的伪科学并称之为知识，在他们看来乃是光彩而非可耻或吊诡之举。但真正的怀疑主义者首先便会把一切习以为常的学术观点都视为公然告白的虚构而予以摈弃，并且追问当那些任意而为的虚构倾向在经验中植入的所有东西都被去掉时，事实的成分是否还会保留下来。先验主义的唯一重要功能就是把经验主义发挥到极致，看看它能否对事实产生任何知识。经验主义的批判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普通人由于不注意而把自身无意识的先验逻辑所加给他们的东西归在给定事实的名下；经验主义者由于对更深层的不注意，而在其根本性事实中假定某种并不属于它们的存在。不管他有多大的信心，他其实是无助并顺从地站在这些事实面前，听命于本人的幻象而不是这些事实给出的证据。这样一来，先验的批判在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手中可能会迫使经验主义的批判亮出自己的底牌。它错误估计了自己的牌，兀自虚张声势而懵懵懂懂。

第二章

教条与怀疑

习俗并不会孕育理解，而是代替它教导人类心满意足地穿行在世界之中，但是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既不知人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当他们的注意力为某种不寻常的事物（比如说彩虹）所吸引时，他们并不是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审视，而是临时调动一切想象力资源来构想该事物，而整个这种心灵反应便迅速地形成了教条，如彩虹被视为预示好天气的兆头，或被看成是某位姣好仙子翩然留下的芳踪。这种教条远非思维与客体真实性的互渗或同一，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附带产生的客体。原先的被动感受仍没有变，该事物仍不确定；就像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教条，说不定它在明天会形成另一种教条。因此，随着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总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惑。我们的感觉原本就左支右绌，现在又多了一项和它对立的澄清任务，而且产生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即不确定：这些教条与原来的事物是相关的，还是本身就很清晰，而如果它们本身就很清晰的话，那么哪一条是真实的？